

尔瓦多)共300多个印第安组织,在当月该地召开首届地区会议,以“土著人抵抗殖民化500年”为主题展开了讨论。这次会议揭露“欧洲人、尤其是西班牙”希望庆祝所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纪念日”的意图,是想说明这一“发现”使土著人民从福音宣传和文明中获得好处的幸福似的;同时试图掩盖印第安人被种族灭绝的真相。^⑩这个会议严正声明:“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组织都拒绝国际机构未经它们同意和未曾和它们商量而提出来的〔类此〕500周年计划,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美洲‘印第安92’计划”。它们要纪念的,是“殖民化的受害者、印第安人迄今所遭受的虐待”^⑪!严老生前的有关论述,和这些立场、态度何其相似乃尔!

我既有阅及,且将此讯息荐祭严老:您的心,和忍辱受侮已历五百年之久的印第安人的心,正属相通。

作者宓汝成,192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附注: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卷本)第801页。

② “杨端六统计”,实指杨端六、侯厚培等编:《六十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931年版)一书。

③ 文中的“重负”指他所参考之书,特别是指布莱尔和罗伯森编译的《菲律宾群岛,1493—1898》(E.H. Blair and J.A.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一书。众所周知,此书汇编了当年的公私文件,以又大又厚为特点,卷数又多(55卷),每卷总约有千克重。每次只消单借此书二三卷、三四卷,就有几公斤重了。

④ 参看宓汝成:《与会归来——第十次国际经济史大会记略》,载《近代中国》第1辑(1991年4月),第127、138—139页。又《会议通知》(Conference Announcement)载荷兰欧洲海外史刊物:《ITINERARIA》第19卷(1990年)第2期,1991年出版。

⑤ 纽约一个基金会的负责人安妮·保卢奇语。

⑥⑦ 美国土著文化史学家、美国历史学会纪念哥伦布发现新世界500周年委员会负责人詹姆斯·阿克斯特利语。

⑧⑨ 作家柯克帕特里克·塞尔语。

⑩ 历史学家韦瑟福德语。

注⑤至⑩,都转引自《今日美国》1991年10月5日的《哥伦布是英雄还是恶棍?》一文。

⑪ 美联社华盛顿1991年10月10日电,引美国历史学会执行会长塞缪尔·盖蒙语。

⑫ 美联社同上电引〔美〕全国社会研究委员会文。

⑬ 该报道引墨西哥人权联盟声明;并该联盟主席劳拉·博·卡德纳语。他又说:“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墨西哥共有近2500万土著人。40年以后,最多只剩下250万人了。”

⑭ 该报道引墨西哥人权中心代表巴勃罗·罗莫·塞达诺语。

严中平先生治学学风两例

聂宝璋

严中平先生孜孜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著述宏丰、饮鉴海内外。他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可算是他终生治学经验的总结。书中提出许多他的经验之谈,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现举两例用以佐证、补充。

一、他在《十讲》中提出科研工作“必须破除成见,力求创新”是一个重要的主张。不破除迷信,科研就难获进展;不力求创新,科研就将停滞不前。因为科研“本质上是创造性工作。”人们有时不自觉地迷信流传已久的某些观点,或是囿于似已定型的某些成见。这些观点或成见往往成为科研工作中的“枷锁”。

要想“力求创新”，先要“破除成见”。要想“破除成见”，必须勇于钻研、勤于思考。“脑勤”可以说是他科研工作的一个特点。在这方面多年来他花费不少精力、提出不少创新意见。例如流传甚广的“闭关自守说”，他提出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说中国从来未曾闭关自守过。世俗流传已久的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英雄人物哥伦布，在他的笔下则是一个烧杀抢掠美洲土著的殖民主义者。又如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发生的论述中，他对列宁的阶级的定义加以诠释后划出几条杠杠来界定洋行买办的本质特征和阶级成分，这也是国内外对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中所仅见的研究方法。

诸如此类的创新论点，并非他一闪即逝的思想火花，他都运用史料进行过论证。当然这些也都是他的一家之言，是可以讨论的。哥伦布问题在他生前已经公开讨论过。买办问题我也想进行商榷。由他的创新引起的讨论与商榷，必然会把问题引向深入，从而活跃研究气氛。这里还应看到他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所起的推动作用。

他的力求创新、勤于思考，自然不止这些。在为同志批改文章或讨论业务问题之时，往往也不囿成见、常议常新。我想这不是他“没准谱儿”，而是他灵感启动，不断酝酿新思路、新问题的表现。不仅对科研，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时提出一些创新性的见解。比如谈到“按劳分配”时，他就提出“周总理的劳动怎样按劳分配”？有时真是妙语联珠、语惊四座。别看他已属耄耋之年，思想仍然十分活跃，令人钦佩。

二、严中平先生经常强调科研工作是一项“艰苦劳动”。由收集资料到酝酿论点，文章由初稿经过补充、推敲、修改到定稿，称得上是“呕心沥血”的过程。就说“力求创新”一事，可以看出他的脑筋几十年如一日不停地运作。就在他病逝前一年多身体已经出现问题时，我曾问他工作与生活情况，知他每天仍在伏案八小时，令人赞叹不止。劝他注意老年保健，他以“老年无事，最是无聊”对。他的这种勤奋治学的精神是周围同志所熟知的。

长期以来，他把相当多的精力时间放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上。在重视理论的同时，一直强调资料的重要性。在这里，他的“手勤”也堪称典范。他不仅用小本本摭拾、记载他认为有用的资料，我还看到过他曾系统地、按不同问题，以历史时间顺序用稿纸排列资料，形状有如“资料长编”。这显然是较高层次的资料加工，目的在于解决面对大量复杂的资料无从下手的困惑，因而我把它理解为科研过程的“过渡形态”、一般撰写论文的一个步骤。然而严中平先生并不曾据此撰写论文，事实上他也没有承担撰写论文的任务，而是作为熟悉、钻研、掌握问题以便领导工作的方法，足见他治学的认真态度。

“手勤”可以说是他在科研工作中的另一个特点，似乎这已成为他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规”了。例如几年以前由于自己健康原因，他开始留意各种治病方剂的收集。从皮肤病到头痛脑热，从五脏器官到耳鼻喉，无所不包，都在他的视野之中。几年下来，从各种报刊杂志上收集的方剂不计其数。平时闲谈时提及某种疾病，他很快就能找到他的方剂记录。

严中平先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现当他逝世一周年之际，忆起以上两例，以示纪念。

作者聂宝璋，192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